

逐流之歌



謝人堡作

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
蔬食而遨遊，汎若不繫之舟。

第一 爐畔閒情

北京的屋頂，都已飄上一層嚴寒的霜，這顯明又是一個愉快的冬的季節了。近來每當晚餐以後，無事可作，就在火花熊熊的爐畔，預備一點苦菜以及香烟之屬，一個人處在斗室之內，就在這種情態之下，我讀了兩本書，其中一本是「茵夢湖」，另一本是「林房雄集」。

自從讀了這兩本小書以後，我不盡感到世間種種人類不同的典型，都在那裡張牙舞爪地動，但是，結果他們都要落成什末樣子？却不是人類自身所能預想得到的。

由於想起那種種不同人類典型，不禁我更想起自己：我想起我底過去，我底現在，但我實在不能想起我底未來。有時，我會去拜訪了幾位預言家，在叩問我底命運時，只會換來一笑而已。這世界真是如何地神秘啊！

在這與我同時代的人，真是幸福極了。雖然大街小巷裡，時時可以發現許多偽了尋求生活，而追逐銅板的可憐國士，說來他們也未嘗不是幸福的。

其實他們追逐銅板，和那些達官富貴弄得踉蹌不得，又有什麼區別呢！人類除去有了一點小小的知識以外，簡直可與一切動物相同。每當一個動物衰老的時候，那一張僅有的皮肉，便要開始腐爛

下去，化爲污泥

以上是說：人類至少還有一點相同之處。不過，因爲想來想去，問題也很複雜。

譬如，人自母體降世以來，爲何就會有了生命？生理學家必說：「這是母性孕育成熟的表現。」人口論者又說：「生產乃爲社會必然的現象。」佛家也要答道：「淫爲萬惡之首——人自有知以來，即有生兒育女之苦。」究竟孰是孰非，有點莫明其妙。但是，人爲什麼就會有了生命？古今來多少大哲學家，依然不能加以明註。

其次，人類也有許多不同之點，就淺近而言，每人都有一張別致的面孔，和一顆各有抱懷的心，他們自降生以至辭世，中間所經的時日，自然不啻一場大夢。他們底遭遇和變幻，很像一幅幻景，千姿萬態，各盡所能。不過有時也像一場夜霧，都在迷迷茫茫地飄蕩着了。

想到這裏，於是我才決心打算寫出我這自己底故事來。

我不敢以天下最拙笨的人自居，但我自覺却是拙笨極了。唯因如此，所以在寫作起來，有時也許能吐一吐真情，把我這本來的面目毫不加以粉飾，畫出一個朦朧的邊緣，來代表一個恰如其是的靈魂，好把它埋藏在悠久而蒼老的記憶中。

我又好像一座古塔裏面的破鐘，上面滿積塵垢，仿似只有一個蒼老的靈魂。如果有人輕微向它叩了一下，它不會發出什麼美麗的聲音來的。但如果是猛力一擊，它也許是狂怒地吼叫起來。可惜它的情緒向來是那般的單純。

我尤自信，我仍是個孩子。過去的生命，一節節脫落下去，消失下去，但是，新的還要一節節的生長出來，將來或有一日，成功是我所必有的。

以上姑作楔子。

第二年少的獵人

一九二九年暮春，南風吹着百花開放的時節，處處可以聞到一種活力的迷人的香氣。一個青年，獨自漫遊在北國的山野中。肩上揹着一枝獵槍，背上負着一個帆布的袋囊；他從這一個土邱走到那一個土邱，田野中所有的麥田，尚且沒有放出穗子的時候，大地已爲枝頭的雀鳥的歌聲所朦朧着，那可以算作人間最美麗的季節了。

這青年是誰？這就是我自己。

那時我還只是一個愉快的孩子呢！每天我都奔馳在大自然底懷抱裏，大自然所有的撫愛對於我，那真好像是我一個母性似地！她不只護慰了我，使我如何在芬芳的氣息裏長生起來，同時她還賜給我以許多精神的稟實。

那時我很愛「自然」，同時「自然」也很愛我。

我們中間很久很久以前，便已萌出一種友誼的表徵來了。在那個時期，打獵的生活簡直成爲我所胖愛的生活之一。

記得那還是一個無風的日子，曠野的浮塵，已爲甘美的朝露所浸潤，草芥枝葉之上，尚且沒有遺去一滴露的露珠的時候，天邊的雲朵，爲了陽光照得五顏六色。所謂田野，實在不啻大自然底一幅靜慕的搖籃，處處顯着幽靜，而尤似存一種少女底美，向這人間顯着嫵媚。

那一天我又獨自從那幽靜的村子偷偷溜了出來，我背着一枝獵槍，和一個囊袋。從那時起，我已經學會吸香煙，所以我一壁走，一壁我又吸着煙。村郊的野狗似乎對我早已溫馴多了。我每當經過它們的身旁，我以輕微的脚步，自它們一旁偷偷溜走，它們只能向我一瞥，隨即又重回到自己的假寐狀態中了。

每逢當我走出村莊，就好像一隻出了籠子的鳥一樣。

偶然，遠望還可窺見三五的農人和牛馬，他們都在那裡培植一些木來的稼禾。

我是照例向那座村中的名勝「釣魚岡」走了去。

這山岡四周並無水池，只有芊芊過膝的草，和一排高低不齊的老樹幹。究竟古人如何專以釣魚名岡，大概一定會有一番來歷的，不過年代久遠下來，現在已連一般民間的傳說都沒有了。有時我要問一間村中的老人，他們只是搖着鬚鬚，搖着頭，什麼也答不出來。

釣魚岡位於村之東南隅，爲地僅數十畝，野草青青，東部有漫岡一座，因以岡名。岡下伴有古墳六七，相傳還是村中楊家古葬之場，所以每當清明或是其他佳節之時，這一座座墳前便有許多紙灰飄散。不過墳墓年久，每多坍塌，有時還被狐鼠扒得許多洞穴。西望遙遙相對還有一座「玉蘭墓」。那是我們族中一位小姪底墓，上面插着一枝木質的十字架，自然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來了。

我每次去到那裏，便要坐在一個固定的大樹幹下，抽着煙，或者看幾頁俗不可耐的舊小說，我消

費這些時間，目的只在等待一兩隻的野兔的來臨，或者雀鳥一旦飛到這古老的枝樑之上，我於是便可尋到一點工作了。

不過我向來是失敗的時候多，譬如一隻野兔，每當從我目前騰達跑了過去，當我舉起獵槍，我只能夠望見野兔一個背影，「拍」地一聲槍響了，野兔不禁頭也不回地，惶恐地向遠方去了。我向遠方望去，帶着失望的神彩。

中午，肚子餓了，於是從囊中掏出幾塊餅，寂寞地嚼了下去，那時還不想得帶水囊，所以在山野中，向來是得不到水喝的。

第三 寫不斷的鄉情

入夜，村中沒有更多的燈火，只有幾個較富的人家，會點幾盞菜油燈。月夜之下，大地又爲一種別致的景氣所籠罩着，遠方的野狗，不時又在猶猶狂吠，此外很少再能聽到其他的聲音。

族中幾位年齡較長的伴侶，白晝經過許多工作之後，夜晚却是幽閒多了。於是我們每每喜歡聚在一起，談一談閒話，或是述說一些古老的故事。

不過引人最大的快事，却不在那些，而是夜遊和夜間行獵。

有一次，我們共計四人，各自攜帶自己底工具，經過互相約定之後，就在月光上昇之時，我們四人一同走向村西的草塘裡去。

今年暮春，因為少雨，所以在全草塘內，除了一個微淺的水池之外，其餘地方只是長着茂密的草，和開起一叢叢紫色紅色的小團花。這一片草地，白天往往被人當作是一座小牧場，任憑無數的牛羊，在那裡面蹂躪，吃着鮮草。夜間，那裏却靜謐萬端，有時，一隻兩隻野鳥，也要藏在水草裡面，清幽地，度着它們的夜生活。我們躡行草上，有許多雀鳥一雙雙都被我們所驚醒了。

我們走到相當地點，便去各自尋找自己以往的據點。我們四人，計分據四點。目的是在打野鴨。說來這實在是村中之一別致的工作了，我們每人藏在一個小土堆的下面，頭也不敢抬的，瑟縮藏在那裡，野草的香馥味和潮濕氣，時時是向鼻孔侵襲而來。

暗淡的遠方，也許是從墓地，傳來幾聲貓頭鷹的叫聲，使人聽到大愉快，甚而還要感到一點點的懼怕。可是，當我手裏握着一枝獵槍的時候，我底胆量便因而增大起來。

我非常喜愛鄉村的夜。

尤其是每當得到工作的夜晚，心頭總是興致勃勃，臉上刻着笑紋。

我底弟弟，他是和我懷着一顆同樣的好奇心，可惜他是因為年紀小，致有許多娛樂，都是被父母所嚴禁的，尤其打獵一事，更是父母所不許的。

這一夜，我們四人走出鄉村，投進一座月色迷朦的草塘，我們各自尋到自己地盤之後，還沒有一刻鐘，便可聽見野鴨紛飛的羽翅聲，一陣，一陣，自頭上溜來溜去，飛砂般的刷刷響，我愉快極了。我企望着，我一定會有許多收穫，那三位族中的伴侶因為都是狩獵能手，大概他們也必會有許多

驚人的成績呢！

兩小時後，我們總計每人都射了許多次，只有一位族上的家兄大概射中了兩隻，可惜那都被落在水塘中了。

夜深了，我們已都疲倦了。一直等到月亮滑到西方餉時節，天空寧靜得很，於是我們再重回到村中。

途中經過一畦畦田苗和墓地，他們都大張旗鼓地在談鬼，或是談一談村中那幾位著名的賣淫婦，我只能夠靜靜的聽。

回到家，還沒有推開了大門，幾隻狗先撲上來，狂烈咬著，我仍一聲不響，它們跑到我底身前，嗅了嗅，便將開始圍繞著我，四面跳舞起來，甚至還要固意吻著我底手。

當我走入夢鄉，時間已過子夜。

第四 悠然紀事

以上所述種種，還是當我尚未走入城市求學以前的生活，因為這一年裏，可以說是極端幽閒而寂寞的一年。當時雖然我並不如林語堂先生對於幽閒和寂寞加以崇拜，但我已由幽閒而走入寂寞的懷抱

裏了。

這一段時間，是我自從「冷鋼模範學校」畢業歸來的第二年，因為沒有得到升學機會，所以就在家裏幽閒下去。我沒有升學的理由，並不是父母反對我，更不是我對於求學生了厭倦。實際却是一種機會的問題，因為當時我是一個鄉村的孩子，村中非常簡陋，距離較近的都市，常推M城，不過本村與M城的距離很大，中間運輸，沒有火車，只有長途汽車，當時族中固然也有幾位城市中求過學的人，不過他們早已紛紛畢業，而且都在遠方服務，因之想託他們給我作一作求學的嚮導就很難。

我還記得：當時有一位在北京求學的家兄，他底名字叫恩麟，字佩璋，他在北京朝陽大學畢業，自從畢業之後，便由家中取了數萬塊錢，聲稱於京與諸友人合資開了一個儲蓄會。這儲蓄會叫什麼名號，和什麼地址，家中一概不知，事未經年，便給家中寫信，聲述儲蓄會不幸已全部破產。佩璋兄弄得不可收拾，於是便開始流落在那古老的京城裡。後來每隔三四年，才只能回一次故鄉。

最後，當他年愈四十，就無聲無息地死在北京城了。當時家中收到他生前故友所來的快報，不盡爲之惋惜！但是，他底命運既然如此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這一件不幸的事實，對我升學不但無補，反而使我悵鬱起來。除此以外，村中再沒有什麼可以表白的必要，只有一件事，或者在明清史上稍有一點小小的價值，就是我們村南，有一座小小的土邱，其地稱作「南窖」；相傳那是明朝的窖，上面長了幾株古老的茨榆樹，明末清初鬧着政變之際，其中便有一株樹幹之上，曾被匪人砍了數刀，刀痕至今猶存，可是樹木已經枯老多了，上面只有幾枝希有的枝幹，長了許多葉。邱上，還有一座「五聖祠」，歷史自然也很長的。

這種傳說是否可靠，歷史上沒有記載，村中一般年老的人和年少的人，都只這樣的說，大概也許

是有一點小小道理。

回憶我在村中讀書，那時對於私塾制度早已取締，所以我們村中的學校，是合乎國家教育制度的。

我在小學念了四年，畢業了，教員們把畢業學生名單的榜，公佈在校外的牆壁上，我底名字居然會榮列第三，而且得了許多獎。想起來，真是人生之一至快之事。

第二年，父母令我再補一年，我不感到興趣，於是我便居住家裏，日日荒廢起來。

一年的時光過去了，不禁使我厭倦之至，雖然鄉間也有許多使人愉快的事，不過那些事情對於我自信無聊得很。

終於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早春，我開始振作起來，同時在我微得父親同意之下，我便毅然投入冷鎮高等小學。冷鎮——那是一個較比繁華的地方了。

我底生活於是爲之一大轉變。

第五 姨母家中

雖然那是一個早春，但是天氣依然寒冷得很，大地上結着經冬不破的冰與雪。遠遠近近的樹木

上，只有落着幾隻寂寞的烏鴉以外，再也什麼都不見了。

就在這一個平凡的時期，我懷起極大的興趣，和不倦的毅力，到了冷鎮。現在還有一件與我求學相互並重的事，却是應該提述的。

我底姨母家，世世都是居住在這市鎮裏，而我在這一次求學之時，我又居住在姨母家。學校固然也有膳宿的設備，但是，我能居住在姨母底家裏，實際我底幸福更大。

第一，我有兩位表弟和一位表妹，也是在這鎮上的學校裏讀書，無形中我又得到三個親昵的伴侶。我們彼此的年齡却完全相仿，而且對於一切青年人所有的興趣，我們都有。況且我們四人更住在一個寢室裡。每天起居行動，完全一致，學校距離姨母底住宅，遙遠得很，每天我們只是徒步走。

亦姨母住宅的後邊，計有兩個園子，一個較小的是菓樹園，另一個却是菜園。

菓樹園內有最美麗的葡萄樹，以至丁香和櫻桃。

每年春夏之際，擔負灌溉這樹園的人，唯一就是老更大。

最特別的是月夜！

每於課餘之暇，只要美麗的月亮划上了天空，小樹園裡立刻頓生一幅神秘的世界。我們四人出現於樹園之內，往往是坐在一塊為濃綠丁香樹葉所罩滿的空地，我們便將開始談述一些童話裏的王子底故事。各人還要折下幾枝芬芳的丁香花，拿在手裡，不時地嗅着。表妹的頭上繫着一隻美麗髮帕兒，髮帕是緋紅色的，丁香花却是白的。月光照在她那華肥的髮上，她是益其顯着一種特別的風騷了。

至於那座菜園，在西北角上，有一歷史長至數十年的舊井，自然當初是有水的，枯乾了只是晚年

對於那座菜園和智井，大約我在四年以前，還寫了一篇紀實的文章，題目便是「智井」。我會把那智井的歷史，以及我們當時的生活，寫得詳細極了！因此，對於智井的種種，我不想再多寫。

多年以後執筆作文，不知爲何，我却得了一個怪脾，就是——凡屬曾經寫過的稿子和事蹟，不管寫得好壞，甚至還有尚未被刊露出來的文章，或因某種關係，被丟失下去，我向來是不喜歡復寫。記得我有幾位文場的朋友，他們也有這同樣的情形。

事過十三年後，我因大學畢業，已經獲得外國文學學士學位，況且已有多年不曾回家，於是我便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時，隨着母親一同回到故鄉去了。我的老家依然是保持着固有的舊觀。在M城裏，父親獨手經營的幾個商店，也不開了。舍弟也居然作起一個養蜂家，大概因爲歷史簡短，結果所得利益非常微小。

這一次回到故里時，因爲那些兒時的故事，時時在衝動着我，我更不禁憶起了姨母來。老早便聽說，姨母家道中落，弄得生活非常的窘。不盡使我益其關心之至！

姨母所住的市鎮，距離我底故里，相間只不過二十餘里之遙。這一次，當我到了姨母底家，他們住宅也遷移了。原來那一座大住宅，現在只是一片衰壤，賃給一位山東人，被開墾爲一座更大的菜園了。當時姨父正是久病初愈，桂蘭表姊已經出了嫁，兩位表弟都跑到大城市裡去自己尋求生活去了。

當年和我共同求學的表妹，她底學名我亦記得叫桂芝，現在她已經作一位婀娜十足的少女了。大概年齡是十八歲。

姨母看見了我，露着一種回憶的痛苦的笑容，向我述說近幾年來家庭的遭遇，我也不禁爲之感慨！

在姨母新住宅的門前，却植了兩株芙蓉樹。這種樹木在北京是極普遍的，但在故鄉却是很不常見的一種。姨父的生活雖然窘，實際對於這種閒情逸致的事，依然是那樣的愛好者。

我那一篇「智井」，是在無意中所寫出的，不料後來居然有了很大紀念性，被我視為是一點歷史的回顧了。兩年市鎮學校的生活，使我對於尋求知識的欲望，於是更進一步。

我在這裡經過兩年異鄉的生活，對於一切欲望尋求的躍進，已由兒時的心理，一躍而向青年的長途跋涉下去。從此，這才對於尋求生活的態度，感到已有一些觀念。不過那些觀念，仍然是幼稚得可憐！在那一個過渡的時期裡，我只聽到世上已有幾個被人傳說的名字，譬如叔本華，小泉八雲，蕭伯納，以及小仲馬等，究竟他們底藝術和思想如何如何，我仍一概不懂。

有時，在一個僻陋鄉鎮僅能看到的報紙上，刊露出了他們底照片和最近動行的消息，我只能夠空一瞥，實際我對他們依然不能瞭解。自然，因為我是沒有那種更大欣賞藝術的本領呢。

市鎮學校畢業以來，我又因為缺乏進一步求學的機會，就只好留居在自己的故鄉裏。

人世對於我，實在是再陌生沒有了。我是時時想向這廣大的人羣中邁進，但時時是為那些人羣所拒絕。

後來，自一九二八以至一九二九年，我仍寂寞地居在鄉村，學習着鄉村的娛樂和工作，雖然那裡有極使人興奮的空氣和景緻，但是住慣了，至少也會使人苦悶的。

我固然是生在鄉村，長在鄉村，但我決不喜在鄉村一直生長到老。我自信我是一個健全的人，如果我有天生命的話，我就想向未來的光明的途程裡奮鬥下去。人羣對於我，任憑它是竭力地陌生着，我是依然謹向他們露着微笑。

在這一段苦悶的生活裡，至少是有一件堪以自慰的事，就是打獵的生活，在本書二三章裡已經述過，就不再談了。

第六 新的生活

從此經過兩年幽閒生活的結果，使我感到無味極了。於是第一個我反省的是：若不趁着青春即時努力下去，前途也就渺茫極了。實際我再不能不振作起來，眼看我已長大了，我像一個成年人一樣，我有一幅成年人的體格，和成年人所有的心緒。

一九三〇年春節過去沒有多日，由於我的約束，父親便把我送到M城。過去我雖輟了兩年學，對於固有的心情有些荒廢多了，但是，現在再度邁入學生界，我不但毫不畏懼，反而使我愉快得跳躍起來。父親目覩着我這意志堅強的心情，他也不盡爲我興奮着。

這一次，我果然入了××中學，我底目的於是達到。最初我還寄居在舅父家，只因路途遙遠，不久我便遷到學校裡去。M中學在這城裡，建設是最完善而尤最美的一個，寢室與食堂非常講究。一個青年人，如果在這中學念過書，那可以說是生平最幸福，且可引以爲榮的一件事了。

我還有一位表兄，他也讀在這個學校裡，他底年級比我高，不過他是研究物理學的。每於課餘之

時，他是常常教導我如何去攝影，如何去使用外國字典，這都是我樂所欲從的事。

我底學校的地址，是在城外南郊，那是一個空氣鮮潔風景優美的環境，校中所有的樓房，完全是潔白色，望去美麗極了。

校址北部便是一個市民遊覽的風景區。出M城之城門，往東南隔半里許，過虹橋，便可瞻望那一幅高高的碑天牌匾，上面寫着「也園」兩個字，我再記不得那是什麼名人所書的字。再進一步還可以發現一個白木牌樓，上面寫着「城市山林」。記得北京陶然亭也有這同樣的匾牌，不過這兩種情趣却是一致的。也園裏面最大的建築，當推萬泉河，這一座河共分數流，原來一半是天然，一半是人工所修造的。其中所有的建設，有與天津寧園相仿，不過至少是比寧園漂亮而逸致的多。

在M城大部的居民，除了觀賞一些古木參天的古代陵墓，大建築和大烟突以外，大概只有也園了。這也園實際也不啻我們之一變象的校園。

我在學校第一年只是埋首苦讀，一年的結果，我的成績因在全班之冠，第二年春季始業時，便被全班同學公選為學術股長了。我不盡自感慚愧，因為我在一切思想幼稚已極之時，我對自己的生活還不知如何支配下去！我更那有那種去領導旁人的本領呢！從此我便被所有的教師和同學所重視着。我們當時的教室，大多都是在南樓。坐在南樓牆壁之下，如果能把那長長的窗幔拉開，一幅溫暖的陽光必從窗口射入，那陽光好像代表着天神底青春的使者一般，撲在我底面部，使我一切所有的熱情立刻便將燃燒起來。

那是一個美麗已極的春天。

倘如獨自坐在樓頭，沒有其他同學前來攪擾的話，我便可以靜心欣賞着那遠方的風景。在那一座

潔白的樓的南部，一望無垠的郊野，有一幅幅的菜園，養蜂場，荒曠的野地，歷史悠久的墳墓和古伽藍，更可望見一位位來往的村姑和車輛。有時，還有利用六十餘人抬着的一個棺轎，轎夫們都穿着中國古禮的服飾，棺外罩着靈幔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向前移動着，好像一座龐大的怪物一樣，尾巴後面隨着一排送殯的車，裡面坐着淑秀的女子，和揚眉吐氣的紳士們，都向遠方移動下去，漸漸便會走到踪影不目的地而後止。只有那號筒聲吹得人怪震心的，現出一種靈動的怒吼氣，這真是古老的中國一種特有的儀式。

這該是何其優壯的儀式呵！

我就浸淫在頗大而奇異的都市的空氣裏沐浴着，使我從兒童變成一個漸漸成熟的青年。從此，我便時時覺得在情感上，是有一種早熟的狀態。尤其對於性的感覺，濃烈而逐漸衝動起來。每於花前月下之際，青春的火焰燃燒着我，我苦惱極了。那些莫名的情緒，不禁使我領悟了人生大部工作，都是爲了性行爲的追求而努力着。

這種觀念也許是錯誤的，但是至少，由於現在我所體會到的，以及年齡的關係，一般的青年，大半也都有這種覺悟的。同時，由於讀了一些傳記文學的結果，更會使我確認青春實在是年青人一種所必要的美德，不過世界上，大多數的男人女人，都在板着面孔，把自己扮作一個假道學家，好像他不喜歡人家說他有慾望，在表面上，這種人大概許是否認青春價值論的。

法國大哲學家盧騷，肯把自己底事情坦白無私的講。那真是再智慧的沒有了。因爲人類有一天生活，就是有一天學的機會。人決不能生來便是一個智者，或是一個英豪，所以人類在尋求生活的行爲上，錯誤是其所不免的。但是有了錯誤，最好不要隱瞞，必須時時加以反省和自動的懺悔就是了。